

程度视角下“大+时间名词”结构的语义分析*

王媛¹, 罗琼鹏²

(1.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97;2.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 本文基于程度语义的分析框架,提出“大白天、大周末”等“大+NP_T”结构中的“大”跟其他用法的“大”具有相同的语义核心,即陈述某种程度之大。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所涉及的量级结构的维度不同:与“大+NP_T”结构相关的维度和概率有关,即说话人认为在NP_T所指时段内,某事可能(不可能)发生的概率与其他事件发生的概率的比较。如果某事可能(不可能)发生的概率显著地大于某事不可能(可能)发生的概率,则说话人可以用“大”来进行比较,通过凸显,传递主观评价。这一基于程度的语义分析,能对“大+NP_T”结构的语义做出更合理的解释,同时最大限度的维持对“大”的语义的统一分析。

[关键词] 程度;量级;概率;“大+时间名词”结构;程度语义学

中图分类号: H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306(2017)03-0036-10

一、引言

本文讨论诸如“大白天、大周末(的)”这类特殊的“大+时间名词(NP_T)”结构的语义。^①学界对此已有一些讨论,并且形成了一些共识(参见宋玉柱、^②沈阳、^③项开喜、^④吴长安、^⑤余光武等、^⑥高顺全、蒲丛丛^⑦等)。首先,该结构不能单说,要有后续小句,语义表达上对语境有依赖性,如例1)所示;其次,不是所有的NP_T都能出现在该结构中,比如例2)a与例2)b的对比;第三,文献基本主张“大+NP_T(+的)”应该分析为固定的结构,“大”在句法及语义上都直接修饰NP_T。^⑧

1)a 大白天(的),怎么还遮着窗帘? (*大白天的。)

b 大周末(的),怎么还加班? (*大周末的。)

2)a 大中秋节的、大十五的、大早上的

b ??大三八节的、*大十三的、*大黄昏的

在共识之外,上述文献对“大”及“大+NP_T”结构的具体语义分析存在争议。比如宋文主张“大”强

* 作者简介:王媛,女,山东烟台人,南京师范大学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语义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事件语义学框架下的汉语语法体研究”(16CYY003);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程度语义学与汉语级差性现象研究”(16BY006)。

① 项开喜(1998)、吴长安(2007)等指出在这类结构中,“大”不仅能修饰NP_T,还能修饰一些普通NP,甚至是AP和VP。限于篇幅,我们暂只讨论“大+NP_T”。

② 宋玉柱.“大”的区别词用法[J]. 中国语文, 1994, (6).

③ 沈阳. 关于“大+时间词(的)”[J]. 中国语文, 1996, (4).

④ 项开喜. 事物的突显性与标记词“大”[J]. 汉语学习, 1998, (1).

⑤ 吴长安.“大……的”说略[J]. 世界汉语教学, 2007, (2).

⑥ 余光武,李平川,蔡冰. 试论“大X的”的语用功能与语法性质[J]. 外语研究, 2011, (6).

⑦ 高顺全,蒲丛丛.“大+时间词+的”格式制议[J].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 2014, (4).

⑧ 高顺全,蒲丛丛(2014)从历时角度考察了“大+NP_T”结构,发现一开始,“的”并不是强制要求出现的(“大清早、大晌午”),直到清代以后才开始出现少量的“大清早的、大晌午的”这类结构。在语料检索中,我们也发现“的”的出现并不具有强制性。

调了NP_T所表示时间的“重要性与特殊性,以显示与往日不同”;沈文主张“大”强调的NP_T所表示的时间,关键看能否提供跟工作或休息相关的信息;项文认为“大”的作用是标记话语中的突显性信息;吴文主张整个“大……的”结构表示强调语气;余等文章则主张“大……的”是一个形式固定、表示特定预设语用意义的构式。纵观已有的共识及分歧,我们认为以下几个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第一,就上述争议而言,比较关键的问题是“大+NP_T”结构中的“大”的语义贡献是否和其他语言环境中的“大”一样,具有某些相同的语义内核?也就是说,能否将“大”的诸多用法贯以统一的处理,并且同时解释“大+NP_T”结构的语义特殊性。

第二,在语言事实方面,该结构的能产性在逐渐提升。像高、蒲文已经观察到,原先沈文中认为不能说的“*大圣诞节的、*大春天的、*大秋天的、*大上午的、*大下午的”,都发现了实际用例。而且,很多看似不能出现在该结构里的NP_T,只要提供一定的上下文,就可以变得比较容易接受了,比如:

3)a 大教师节的,老师都不按时发工资。(百度语料)

b 大春天(的),谁都会犯困。

c 大年底(的),一定要注意防盗。

另一方面,即使提供一定的语境,有些NP_T的确很难进入该结构,比如“*大年中的; *大深夜的; *大黄昏的; *大晚秋的”,那么能产与否的允准机制是怎样的?这就要求对该结构的语义分析不仅要准确,还要有合理的预测性。^①

本文通过引入程度的视角,尝试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大+NP_T”结构都具有强化语气的作用。但是,语气的强化是结果,而非原因。语言使用者觉得“大+NP_T”具有强化意义,其真实的原因是说话人强调了某种程度之大。程度总是要相对于一定的维度(和量级结构)而言,与“大+NP_T”结构相关的维度和概率有关,即说话人认为在NP_T所指时段内,某事该(不该)发生的概率。如果依据惯常清理,某事该(不该)发生的概率显著地大于某事不该(该)发生的概率,则说话人可以用“大”来进行比较,进而传递主观评价。这一基于程度的语义分析,不但能对上述问题提供更好的处理,还能最大限度的维持对“大”的词汇语义的统一分析,加深我们对“大+NP”结构的性质和功能认识。

二、“大”的程度语义分析

近年来,语义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热点是程度语义学的兴起和发展。和传统的语义理论不同,基于程度的语义理论把“程度”(degree)作为语义要素引入了语义表达体系,并主张自然语言的等级性和某种性质的量级结构相关,比如4)就是一个典型的量级(关于程度语义学的相关理论假设,可参见Cresswell、^②Kennedy、^③Kennedy & McNally、^④Morzycki、^⑤罗琼鹏^⑥等):

① 该结构呈现“大-小”不对称性。把下例中的“大”换成“小”,相应的结构不再合法: a. *小白天(的),怎么还遮着窗帘? (*小白天的。) b. *小周末(的),怎么还加班? (*大周末的。)

② Cresswell, J. The Semantics of Degree[A]. In Barbara Partee(ed.), Montague Grammar[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p.261~292, 19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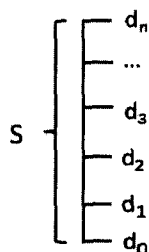
③ Kennedy, C. Projecting the Adjective: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Gradability and Comparison[M]. New York: Garland Press, 1999; Kennedy, C. Polar Opposition and the Ontology of ‘Degrees’[J].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2001, (24); Kennedy, C. Vagueness and Grammar: The Semantics of Relative and Absolute Gradable Adjectives[J].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2007 (30).

④ Kennedy, C and McNally, L. Scale Structure, Degree Modification and the Semantics of Gradable Predicates[J]. Language, 2005, (81).

⑤ Morzycki, M. Modifica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⑥ 罗琼鹏. 程度、量级与形容词“真”和“假”的语义[J]. 语言研究, 2016, (2); 罗琼鹏. 有“大”无“小”的“大+NP”结构——兼谈名词的等级性[J]. 汉语学习, 2016, (3).

4)



所谓量级,就是在一定维度上的程度的集合(D)跟程度之间的偏序关系所组成的三元结构(即 $S = \langle D, \text{Dim}, \langle \rangle \rangle$)。简单来说,程度(d_0, \dots, d_n)可以理解为一定维度上的不同的刻度,量级可以理解为一把用于测量的尺子。程度之间满足严格偏序关系,即 $d_1 < d_2 \dots < d_n$ 。严格偏序关系要满足传递性(transitive)、非对称性(asymmetric)、反自反性(irreflexive)。这些属性的定义如 5)所示:

5) a 传递性: $\forall d, d', d'' (d < d' \wedge d' < d'' \rightarrow d < d'')$ (任意的 d, d', d'' : 如果 $d < d'$ 并且 $d' < d''$, 则 $d < d''$);

b 非对称性: $\forall d, d' (d < d' \rightarrow d' \not< d)$ (任意的 d, d' : 如果 $d < d'$, 则 $d' \not< d$);

c 自反性: $\forall d (d \not< d)$ (任意的 d : $d \not< d$)。

根据是否具有等级性,形容词可以分为等级性形容词和非等级性形容词。它们之间的区别可以通过一定的语法手段来甄别。一般来说,等级性的形容词可以有比较形式,可以被其他的程度副词修饰,可以构成相应的感叹句式,可以进入“越来越 A”的结构等。以等级性形容词“漂亮”和非等级性形容词“已婚”的对立为例:

6) a 张三比李四漂亮。

b * 张三比李四已婚。

7) a 张三{相当/极端/比较/非常/很}漂亮。

b * 张三{相当/极端/比较/非常/很}已婚。

8) 感叹句: a 张三好漂亮啊!

b * 张三好已婚啊!

9) “越来越 A”结构: a 张三越来越漂亮了。

b * 张三越来越已婚了。

依据程度语义学的思想,等级形容词都依据某一维度(如“高度、颜值、重量、宽度”等)引导特定的量级结构。等级形容词之间具体的语义差异大多取决于具体维度的性质上的差异。比如:

10) 漂亮女孩 善良女孩 聪明女孩

例 10) 中的“女孩”受到不同的等级形容词的修饰,分别指称“女孩”在“颜值”“心灵美好性”及“思维灵活性”维度上的量级。

上述对量级和程度的讨论,能够揭示关于“大”的两条根本的语义属性:首先,能被“大”修饰的对象,必定具有某种满足偏序关系的维度;其次,“大”表示比较,其比较意义是建立在满足偏序关系的量级结构的基础上的。“大”的核心语义跟程度相关,这在传统的描写语法中已是定论。有程度就有比较标准。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说,“大”表示的程度要“超过一般或超过所比较的对象”。比如:

11) a 这是一间大房子。

b 跟隔壁老王的房子相比,这是一间大房子。

和房子有关的维度(dimension)有很多,比如价钱、面积、气味、颜色、地段(是否是学区房)、高度等等。但是,对例 11) 最合理的解释是“大”修饰房子的物理延展属性(即面积),而不是房子的地段、气味、

颜色等。“面积”满足偏序关系的定义。假设 x 是 y 的一部分, x 的面积必定小于 y 。用 μ 表示从面积到具体数值的测量函数, 下面的等式 12) 是成立的:

$$12) \text{“面积”满足偏序关系: } \forall x, y [x < y \rightarrow \mu_{\text{面积}}(x) < \mu_{\text{面积}}(y)]$$

把表达式 12) 还原成自然语言的句子是: y 比 x 大, 可见, “大”的根本语义属性是表示能被偏序关系所定义的量级上的顺序关系。和面积这一维度不同, 地段、气味、颜色等维度一般不能被偏序关系所定义。假设 x 是 y 的一部分, x 的气味和 y 相等。很显然, 下列的等式 13) 不成立:

$$13) \text{“气味”不满足偏序关系: } \forall x, y [x < y \rightarrow \mu_{\text{气味}}(x) = \mu_{\text{气味}}(y)]^{\textcircled{1}}$$

因为气味、颜色、地段等不满足偏序关系的定义, 所以, 它们不能被“大”修饰, 获得相关的语义解读。

值得注意的是, “大”作为等级形容词, 其真值的确定同样受制于语境。比较标准不同也会影响它的语义解读, 比如:

14) 张三重 180 斤, 高一米九, 是个大个子; 他六岁的儿子重 60 斤, 高一米二, 也是个大个子。

因为比较标准不同, “大个子”的语义解读也不同, 所以, 例 14) 并不矛盾。

综上, 作为等级形容词“大”的基本语义内涵包含三个部分: (1) “大”自身指称某种满足偏序关系定义的量级结构; (2) 能被“大”修饰的对象必须满足偏序关系的定义; (3) “大”的真值确定具有语境依赖性。“大”的语义可以表示如 15):

$$15) [[\text{大}]] = \lambda f \lambda x. f(x) \wedge \exists d [\text{Dimension}(d)(x) \wedge d \geq \text{stnd}_c(\text{big})]$$

表达式 15) 表示的是: 对具有某一属性(用“ f ”表示)的 x 而言, 其在某一维度上存在一定的程度 d , 并且这个程度满足某一语境(用“ c ”表示)所提供的“大”的标准。比如“房子”的测量维度是面积, “大房子”就表示房子 x 在面积维度上存在一定的程度 d , 并且 d 要大于语境所决定的“大”的标准(如果某城市户均居住面积为 90 平方, 那么老王家的 180 平方的房子, 就可以称为“大房子”)。比较标准可以是基准(norm), 也可以是平均值。

引入程度和量级的概念有助于更深入地考察与“大”有关的结构语义本质。我们认为, 不同语言环境中的“大”都具有这个跟“程度”和“量级”有关的核心语义, 发生变化的只是量级结构的“维度”性质, 或者比较的“标准”。“大+NP_T”结构的语义和概率有关, 即说话人认为在 NP_T 所指时段内, 某事该(不该)发生的概率。因为概率可以对应于 [0, 1] 中间的实数, 满足偏序关系的定义, 因而说话人可以用“大”来进行比较。同时, 因为比较标准的不确定性, “大+NP”结构常常会导致说话人的主观评价。就“大+NP_T”结构而言, 现有研究中所谓的“主观评价义”或者“语气加强义”, 其实都取决于量级结构的维度的性质以及比较标准的语境依赖性。

三、“大+NP_T”的语义分析

(一) 后续小句的特点

“大+NP_T”的解读依赖于后续小句(S), 具体来说, S 有两类: 一种是否定的反说; 一种是肯定的顺说^②, 比如:

16)a 大周末的, 别加班了。

b 大周末的, 怎么还加班?

c 大周末的, 该好好休息休息。

d 大周末的, 怎么不好好休息休息?

例 16) 各例虽然 S 的形式不同, 但都表达“周末不应该加班、应该休息”的情理事件。例 16)a 直接否定

① Schwarzschild, R. The role of dimensions in the syntax of noun phrases[J]. Syntax, 2006, (9).

② 沈阳. 关于“大+时间词(的)”[J]. 中国语文, 1996, (4).

“加班”,例 16)b 用反问来表达间接否定;例 16)c 直接肯定“休息”,例 16)d 用反问表达间接的肯定。^①

对“大+NP_T”和 S 之间的语义关系的解释,学界有不同的认识。沈文认为这跟人们的作息认知有关,NP_T往往是不工作或不适合工作的时间,比如“周末”。当然,他也发现了无法解释的情况,比如“大冷天、大白天”等。项开喜^②及吴长安^③认为由于特定的认知心理和话语背景,使得 NP_T具有某种可突显的特征,S 针对该特征来加以议论。那么什么是明显特征,取决于哪些因素?他们认为夏天热、冬天冷是明显特征;春天不冷不热,所以“大春天”不能说,但是例 17)都很容易接受。可见,明显特征的分析尚不够概括,也缺乏解释力。

17)a 大春天的,太干燥了,嘴唇经常皴裂。

b 大春天的,一到中午就犯困。

余光武等^④从语用预设的角度,指出“大+NP_T”跟 S 是背景句和前景句的关系,是将 S 所指称的事件跟话语外的语用预设相对比。比如:

18)大八月节的,(某人)害得大伙儿团圆饭都没吃好。(余等文例)

他们认为“大八月节的”预设了一个由语境触发的跟“八月节”的某个特征相关的信息,即“相比平时,八月节应该是个吃团圆饭的好日子”;S 蕴含“大伙儿团圆饭没吃好”的语义,前后的对比使得 S 所表达的事实状况呈现出不合理、不正常。相比之前的讨论,他们对语感的刻画更合理,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很多情况去掉“大”,句子仍然可以接受,并且也表达某种对比的语义,比如:

19)a 大周末(的),你怎么还加班?

b 周末,你怎么还加班?

20)a 大夏天(的),动动就出汗。

b 夏天,动动就出汗。

按常规理解,周末是休息日;夏天容易出汗,那么例 19)b 和例 20)b 是否也要预设跟“周末、夏天”相关的信息?如果需要,那么“大”的作用就跟提取预设无关了。如果不需要,那么例 19)a-b 和例 20)a-b 之间的语义联系又该如何解释?

其次,他们的分析难以解释顺说的肯定类 S 的情况,比如例 20)a。他们也承认这类情况更复杂,认为这里不再是“大+NP_T”的预设信息跟 S 的对比,而是跟听话人的质疑(比如“出汗太多不好”)形成对比。这种分析比较牵强,因为在说这句话时,可以没有听话人;或者听话人希望通过运动流汗来减肥,例 20)a 可以表示夏天容易流汗,以示鼓励等。

鉴于例 19)和例 20)两组例子之间的联系,我们对“大+NP_T”结构的语义分析将从两个层面来讨论:一是“NP_T+S”所指称的事件的性质;二是“大”的程度语义贡献。

(二)“NP_T+S”的语义

时间名词 NP_T可以提供事件发生的参照时间,如例 21);也可以充当评论的话题对象,并且既可以进行肯定的评论,如例 22),也可以加以否定的评论如例 23):

21)a 周末,我去看了一场电影。

b 早上,我吃了一个汉堡。

c 初一,我遇到了久未蒙面的朋友。

^① 余光武等认为上述两类 S 是一种情况,表示说话人对听话人的行为或想法的评论或劝诫。还有一类情况,比如“大夏天的,动动就出汗”,是为说话人的某个主张阐明理由。这种分歧实际上是观察角度的不同,该例仍然可以看作是直接肯定的顺说类型。

^② 项开喜. 事物的突显性与标记词“大”[J]. 汉语学习, 1998, (1).

^③ 吴长安.“大……的”说略[J]. 世界汉语教学, 2007, (2).

^④ 余光武,李平川,蔡冰. 试论“大 X 的”的语用功能与语法性质[J]. 外语研究, 2011, (6).

- 22)a 周末,最好宅在家里。
b 早上,人的精神最旺盛。
c 初一,商场都关门。
- 23)a 周末,不应该加班。
b 早上,赖床是不对的。
c 初一,怎么能吵架?

作为参照时间和作为评论对象的 NP_T , 其差别在于, 后者隐含了跟其他时间信息的对比, 如下所示:

- 24)* 周末,跟工作日相比,我去看了一场电影。
25)周末,跟工作日相比,最好宅在家里。
26)周末,跟工作日相比,不应该加班。

正是这种对比评论, 提供了“大”存在的基础。我们发现, 所有能出现在“大+ NP_T ”结构中的 NP_T , 都能单独跟 S 构成一个评论的表达, 只不过有些情况需要改变一下形式, 比如:

- 27)a 大晴天的,怎么突然下起了雨。
b ??晴天,怎么突然下起了雨。
c 晴天,不应该下雨,怎么突然下起了雨。
d 晴天,又不是阴天,不应该下雨。
- 28)a 大热天的,动动就出汗。
b * 热天,动动就出汗。
c 天热,动动就出汗。
d 天热,又不是天冷,动动就出汗。

例 27) 像“晴天、阴天、雨天”等, 当 S 是反问的间接形式时, 例 27)b 不太能接受。但是如果用例 27)c 这类直接否定形式, 句子就比较容易接受了。而例 28) 例像“热天、冷天”, 它们跟一般的 NP_T 不同, 不能说“* 一个热天/一个冷天”, 但可以有例 28)c 的形式。这两类例子也都表示对比评论, 比较的是 [$NP_T + S$] 所指称的事件, 跟 [$NP_T' + S$] (NP_T' 即不同于 NP_T 的时间名词) 所指称的事件, 就一般情理而言, 评论其发生的概率。如例 28)d 就表达 [天热, 动动就出汗] 跟 [天冷, 动动就出汗] 相比, 前者发生的概率更高。

当然, 在一定语境下, 一般情理可以被语境中的特殊情理所取代, 比如一般周末是不上班的, 但是如果某人的工作要求周末上班, 平时休息, 那么:

- 29)a 周末,你怎么还不去上班?
b 周末,又不是周一,你怎么还不去上班?

例 29) 就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在该语境下, [周末, 上班] 比 [周一, 上班] 发生的概率更高。

“大+ NP_T ”结构有一定的能产性, 很多原先认为不能说的 NP_T , 只要给出合理的语境, 就都可以变得容易接受。更多的例子如下所示。而且这些例子可以接受, 也是因为 [$NP_T + S$] 结构表达对比评论义:

- 30)a 大平安夜的,我们竟然还要补课。
b 平安夜,我们竟然还要补课。

就特定情理而言, [平常日, 补课] 的概率大于 [平安夜, 补课] 的概率。

- 31)a (夏天很热,一整天没出门,傍晚终于凉快下来了)
大傍晚的,你怎么不出去透透气?
b 傍晚,你怎么不出去透透气。

就夏天的炎热而言,[傍晚,出门]比[白天,出门]更应该发生。

总之,[NP_T+S]表达评论义,评论的核心是就相关情理而言,[NP_T+S]所指称的事件发生的概率(的大小)。^①引入概率(的程度),能够维持一个统一的“大”的分析。

(三) 概率的比较与“大”的语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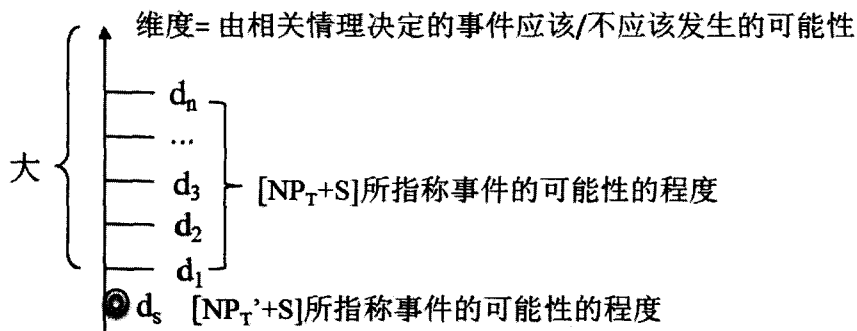
前文提到,能够被“大”修饰的对象必须满足偏序关系(<)的定义。概率恰好具有满足偏序关系定义的性质。概率是对某一随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度量,度量结果一般用[0,1]之间的实数来表示。^②用测量函数μ表示度量,A表示某一随机事件,n表示样本空间的数量,μ(A)的取值是一个0和1之间的实数 32)a;实数满足偏序关系的定义 32)b:

32)a 随机事件 A 相对于 n 个数量的样本空间的概率: $0 \leq \mu_n(A) \leq 1$

b 实数 [0, 0.1, 0.2, 0.3, ..., 1] 满足偏序关系: $0 < .1 < .2 < .3; 0 < 0.1 \rightarrow 0.1 \not< 0; 0.1 \not< 0.1$

“大+NP_T”结构中的“大”,其核心语义也指称量级结构。具体来说,由于“大”所修饰的对象是,就相关情理而言,[NP_T+S]所指称的事件在 NP_T所指时间段内(依据人们的认知规律、风俗习惯、世界知识或其他约定俗成的因素)发生的概率,所以“大”度量的是该可能性的程度。而比较的标准就是相应的[NP_T’+S]所指称的事件可能发生的程度。简单如下图所示,“大”就表示跟[NP_T’+S]所指称事件的可能性的程度相比较,[NP_T+S]所指称的事件应该或者不应该发生的可能性的程度(概率)之大:

33)



下面以具体例子的分析来说明:

34)a 大周末(的),你怎么还加班?

b 大夏天(的),动动就出汗。

c 大周末的,你怎么不去上班。

例 34)a 的 S 是反问的间接否定形式,直观地表达“周末不应该加班”的意思,从语义分析的角度,它表达的是:就一般情理而言,“周末加班”的概率跟“工作日(非周末)加班”的概率比较,后者(显著地)大于前者。这里的“大”所测量的维度是由一般情理决定的事件不应该发生的可能性;比较的标准是“工作日(非周末)加班”事件的可能性的程度。再比如例 34)b 的 S 是直接肯定的形式,直观地表达“夏天容易出汗”的意思,同样的,从语义分析的角度,它表达的是:就一般情理而言,“夏天出汗”的概率(显著地)大于

① 有些“大+NP_T”还可以出现在其他句法位置上,比如:a. 明天会是一个大晴天/大雨天(宾语)。b. 每个大晴天/大雨天,他都会负责检查设备运转是否正常(中心语)。c. 大晴天/大雨天的时候,我特别想家(定语)。这些“大晴天/大雨天”可以看作是由“大晴+天”或“大雨+天”构成的定中式复合词,它们都是指称性的,因此不是我们所讨论的情况。

② 注意概率(probability)和频率(frequency)不同。后者表示单位时间内某随机事件发生的次数,前者则表示某事件相对于别的事件(的集合)发生的可能性(的程度)。在自然语言中,“每天三次、每晚六次”表示频率,“十有八九、大多”表示概率。

“冬天出汗”的概率。例 34)c 若要成立,得有特定的语境(比如富士康),即听话人的工作是周末上班,平常休息,因此例 34)c 就表达依照该特定情理,“周末上班”的概率显著地大于“非周末上班”的概率。例 34)a-c 的语义分别如例 35)a-c 所示(C:某一特定语境;e:事件):

$$35)a \text{ [[34(a)]]} = \mu_C(\{e: \text{周末加班}(e)\}) < \mu_C(\{e: \text{工作日加班}(e)\})$$

$$b \text{ [[34(b)]]} = \mu_C(\{e: \text{冬天出汗}(e)\}) < \mu_C(\{e: \text{夏天}(e)\})$$

$$c \text{ [[34(c)]]} = \mu_C(\{e: \text{周末不上班}(e)\}) < \mu_C(\{e: \text{周末上班}(e)\}) \text{ (富士康语境)}$$

“大”的语义可以进一步抽象。设 A 为某一 NP_T所指时段内(如“春节、下午、周末”等)的随机事件(如“陪家人、上班、休息”等), $\mu_C(A)$ 为某一特定语境 C 下 A 的发生概率。依据情理和说话人的主观期待,可以分为两种情况:(1) A 发生的概率很大(大于平均值: $\mu_C(A) > 0.5$); (2) A 发生的概率很小($\mu_C(A) < 0.5$)。这两种情况如 36)和 37)所示:

36)a 若 A 发生的概率很大,即 $\mu_C(A) > 0.5$;

b 用 $\neg A$ 表示 A 的补集($\neg A = \{e: e \notin A\}$),如果 $A \cup (\neg A) = U$,则必有: $\mu_C(\neg A) < 0.5$

c “大”的语义解释: $\mu_C(A) > \mu_C(\neg A)$

37)a 若 A 发生的概率很小,即 $\mu_C(A) < 0.5$;

b 用 $\neg A$ 表示 A 的补集($\neg A = \{e: e \notin A\}$),如果 $A \cup (\neg A) = U$,则必有: $\mu_C(\neg A) > 0.5$

c “大”的语义解释: $\mu_C(\neg A) > \mu_C(A)$

前文提到,在框架“[NP_T+S]”中,S 可以是肯定的,也可以是否定的,这和说话人的主观期待有关。如果说的是说话人认为应该发生,却没有发生的,对应于 36),如“大周末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用反问表示否定,表示 A(大周末休息)的概率大于非 A(大周末做非休息的事情)的概率;如果说的是说话人认为不应该发生,却发生了的,对应于 37),如“大过节的,你怎么还在上班?”,表示非 A(过节的时候不应该上班)的概率(显著地)大于 A(过节的时候上班)的概率。这一对应形式如表 1 所示:

表 1 [NP_T+S] 后续句中“肯定-否定”的对应形式

	肯定/否定	肯定/否定	语义解释
应该发生 A	A 表示肯定	$\neg A$ 表示否定	$\mu_C(A) > \mu_C(\neg A)$
不应该发生 A	A 表示否定	$\neg A$ 表示肯定	$\mu_C(\neg A) > \mu_C(A)$

值得指出的是,“大+NP_T”结构中的“大”所指称的量级结构,其比较标准是[NP_T’+S]所指称事件的可能性的程度。问题在于,其他类型的事件,比如[NP_T’+S’]所指称的事件,能否充当比较的标准?比如“大周末的,怎么还加班”这个句子,如果将比较的标准定为“周末休息、周末逛街”等事件的概率(的程度),那么也是解释得通的。在这一情况下,该句表示就一般情理而言,“周末加班”跟“周末休息”相比,不应该发生的可能性的程度要大。

对我们的分析最核心的是“大”表示比较,只要能建立相应的概率进行比较,“大”就可以使用。至于比较标准究竟是[NP_T’+S],还是[NP_T’+S’]所指称事件的可能性的程度,这种不确定性并不会对我们的结论造成影响。比如:

38)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更好。

形容词“好”指称一个量级结构,那么究竟是“他”跟其他人相比,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更好,还是“这个问题”跟其他问题相比,他的分析更好,这是由不同语言环境下所强调的焦点的不同决定的,但是这种不同不会影响对“好”的程度语义的分析。同样的,对“大+NP_T”结构中的“大”的程度语义分析也不会受比较标准的具体选择方式的差异而不同。

总之,通过两个层面的讨论,我们论证了“大+NP_T”结构中的“大”跟“大”的一般用法一样,具有相同的程度语义核心,即指称一个量级结构,差异只在于测量维度的不同。同时,因为“大”的用法具有极

强的语境依赖性,比较标准不能确定的问题,也导致了“大+NP”结构极强的主观评价色彩。

(四)关于“大+NPT”结构的能产性问题

因为概率总是相比较而言的,也就是说,需要对多于一个事件集合进行比较而计算出来。比如扔硬币,相关的事件的集合包括正面(head),反面(tail),因而可以建立正面/反面相对于总次数的概率。“大”的使用因而要求满足下列两个条件:(1)比较所依赖的量级结构满足偏序关系的定义;(2)比较(顺序)关系可以用偏序关系进行表述。因为人类认知的特性,可以建立许多满足偏序关系定义的维度,同时,因为,比较标准的确定具有极强的语境依赖性。这些特性使得“大+NP_T”结构具有一定的能产性,并且很多新的表达都和社会习俗的发展密切相关。比如圣诞节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少有人问津,但是现在对于大部分年轻人来说,已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值得庆祝,因此可以出现如例 39)a 的句子。这种能产性较多地体现在一些指称节日的 NP_T上,比如“情人节、万圣节、感恩节”等:^①

39)a 大圣诞节的,你怎么一个人待在图书馆里看书?

b (写 email 给国外教授,但是未得到回音)

大感恩节的,老外都回家团圆去了,怎么会给你回信?

c (万圣节晚会也是近年高校校园里流行的活动)

大万圣节的,院里怎么也不组织点儿什么活动?

d (劳动节成为假期后)

大劳动节的,你不在家,还真去单位劳动啊!

虽然“大+NP_T”结构有能产性,但是能够在该结构中出现的 NP_T还是有限制的。

根据前文所述,能进入该结构的 NP_T首先要能跟后续小句 S 构成评论义的表达。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指称节日的 NP_T可以相对较多地出现在该结构中。因为跟节日的特殊性相关可以发生很多事件,比如休假、特殊的庆祝方式等,就这些事件我们可以很自然的做出评论。类似的,指称季节、节气等的 NP_T也比较容易出现在该结构中。

但是,有些 NP_T不管提供怎样的语境,都不能出现在该结构中,比如:

40)a *大今天的;*大前年的;*大明年的

b *大八月十一日的;*大基督教圣诞节的

c *大深秋的;*大黄昏的;*大初春的;*大金秋的

例 40)a 不能接受,是因为这些 NP_T都是指示性的成分,它们所表示的时间要依赖于具体的语境,在相应时段内某事应该(不应该)发生无法确定,因而无法建立比较标准,导致“大”不能被使用。例 40)b 不能接受,应该是韵律结构上的问题,像例 39)a“大圣诞节的”可以说,而增加了修饰语“基督教”之后,就不能接受了。再比如,如果某人的生日是八月十一日,那么也会说“大过生日的(,别跟他生气)”,而不会说具体的时间。例 40)c 的 NP_T都缺少与之相对应的典型性事件[人们的百科知识和世界体验并没有提供关于“深秋、黄昏、初春、金秋”应该(不应该)做什么的信息],无法建立比较标准,因此也不能接受。另外,“深秋、金秋、初春”书面语特点较强。譬如我们可以比较例 41)a-b 两组例子,可以接受的都是口语性的 NP_T,而不能接受的,都是描写性较强的书面语词:

41)a 大清早的;大早晨的;*大清晨的

b 大晚上的;大半夜的;*大深夜的

这一现象说明口语/书面语的对立体现了某种语义对立。我们把这一问题留待另文处理。

四、结 语

按照程度语义分析的思路,本文主张“大+时间名词”结构中的“大”跟“大”的其他用法一样,具有相

^① 例 39)虽然是我们造的句子,但是经过了对在读学生的询问调查,只要在给定的语言环境下,都是可以接受的。

同的语义内核,即指称一个量级结构,表达某种程度之大;差别仅在于该量级结构的测量维度和比较标准的主观评价性和语境依赖性。这样,我们就可以给“大”提供统一的语义分析,同时又可以兼顾“大”在各种不同结构中的特殊表现。总的来说,“大+NP_T”结构的语义和概率(的比较)有关。概率总是对多个事件集合进行比较而计算出来的,“大+NP_T”结构表示说话人认为在NP_T所指时段内,某事该(不该)发生的概率。如果依据惯常情理,某事该(不该)发生的概率显著地大于某事不该(该)发生的概率,则说话人可以用“大”来进行比较,传递主观评价。这一分析可以对哪些时间名词可以进入“大+NP_T”结构做出更好的预测,对相关现象做出更深刻的说明。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e “*da* (big) + temporal noun phrase” in a degree-based perspective

WANG Yuan¹ & LUO Qiong-peng²

(1.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2.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gives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e “*da* (big) + temporal noun phrase” in a degree-based perspective (e.g., *da baitian* ‘big daytime’). It is proposed that this structure has the same semantic core like other uses of *da*, referring to a degree level. The only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s their different dimensions and probabilities of the degree, that is,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probabilities of an event with others in a given time. If the speaker thinks that the probability of one event is sufficiently bigger than its improbability, he/she will use “*da*” to express his subjective evaluation. The above-mentioned analysis can give a more persuasive and mor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semantic implications of this structure.

Key Words: degree; scale; probability; structure “*da* (big) + temporal noun phrase”; semantics of degree

[责任编辑:李德鹏]